

airiti

大敗再起——陳誠江西剿共之研究 (1931-1934) *

林伯瀚**

陳誠為國軍重要將領，亦深受蔣中正之信任。陳誠自1923年保定軍校畢業後，軍旅生涯相當順遂，1930年便已升任上將軍長。其基幹部隊第十八軍亦隨之擴大，並在中原大戰中為蔣中正立下不少戰功，成為蔣手下一支能征善戰的部隊。

蔣中正於1930年底開始進行對中共的軍事圍剿，初期進展並不順利，致使蔣把嫡系部隊像是陳誠的第十八軍，大舉投

* 本文初稿曾於2009年8月22日於國史館、中國近代史學會主辦之「2009年近代史研究生論文發表會」上宣讀。承蒙評論人林桶法教授惠賜意見修改，特此申謝。

** 國立中央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班研究生

入第三次圍剿，但效果有限。甚至在1933年的第四次圍剿中，十八軍更遭逢成軍以來前所未有之大敗，蔣中正更直言此次失敗是「有生以來惟一之隱痛」。從南征北討之常勝軍，轉而成為戰敗指標，陳誠由盛轉衰之過程，為本文所要探討的重點之一。

陳誠剿共失利，是其軍事生涯的首次重挫，各方將領也多有指責。陳誠如何面對自身壓力以及蔣中正所寄予之厚望；蔣中正又是如何處理此次軍事挫敗，其考量又是什麼。陳誠從敗軍之將而又重拾層峰信賴，其中之轉變則是本文探究的另一焦點。

此次軍事失敗，除陳誠賴以起家的十八軍軍力大受打擊外，其自身亦遭記過並降級任用。但深入觀之卻不難發現，剿共受挫成為陳誠從軍以來一重要之轉換點，此後青雲直上，除軍事實力更為壯大外，更逐漸成為黨、政等領域首屈一指的指標人物，陳誠戰前剿共之經歷，實為一重要重要關鍵。

關鍵字：陳誠、蔣中正、十八軍、剿共、軍官訓練團

一、前言

陳誠（1898-1965）自北伐以來，一生戎馬，深受蔣中正（1887-1975）信任，日後到台灣擔任第二、三任副總統，可說是蔣中正手下第一號人物。看似青雲直上之仕途，其中亦有許多波折。陳誠以戰功於1930年升任第十八軍軍長，但單以一軍長，如何在短時間擴充軍事實力並成為剿共主力。再者，1933年初第四次圍剿共軍，陳誠所部遭逢大敗，蔣中正更直言此次失利乃為「有生以來惟一之隱痛」¹。由統籌指揮的常勝將軍卻又成為主力盡失的敗軍之將，陳誠再由盛而衰之過程，是本文所欲討論的第一部份。

令人好奇的是，陳誠在遭逢軍事挫敗後，是如何面對蔣中正之厚望，又如何重拾層峰信賴，其中的轉變因素實值得深入探究。蔣中正對陳誠也必定有其考量，否則不會在對日戰爭時期，屢屢讓陳誠出任重要職務，蔣的處置與考慮又是什麼，這正是本文所要具體分析的第二部份。陳誠從嶄露頭角到獲得重用，再因軍事失利由盛而衰，之後卻又能大敗再起。這些具有關聯性之波折與當中產生的疑問，即為本文研究之主題，亦是本文撰寫之主要動機。

目前對於陳誠剿共經歷之著作不多，僅在相關紀念集或傳記中零星提及。期刊論文中，則有何智霖二篇專文討論剿共時期的陳誠。一是朱重聖與何智霖合著之〈檔案與歷史真相——以國史館藏蔣中正暨陳誠檔案為

¹ 〈手諭負剿匪責任並指示剿匪策略〉，1933年3月6日，《陳誠先生書信集——與蔣中正先生往來函電（上）》（台北：國史館，2007年），頁86。

例》²，該文討論數個與陳誠有關之主題，剿共方面僅以第四次圍剿失敗後所引發之辭職風波為主。二是〈陳誠《家書》史料價值之分析：以江西剿共時期為例（1931-1934）〉³，該文同樣討論辭職風波，但更深入運用了陳誠與妻子間的家書佐證。總合來說，兩篇文章均論及軍事挫敗後的辭職風波，但卻未能進一步解釋陳誠重獲信賴之原因，以及陳誠如何壯大其軍事實力。因陳誠於中原大戰結束後僅擁有一個師，為何能在短時間內壯大為剿共主力，又如何遭到打擊卻能再起，實有詳加說明之必要。此外，大陸地區亦有不少陳誠相關著作，但多囿於立場而較難客觀，且過度強調陳誠遭共軍擊敗之部分，未能說明箇中轉折。綜上所述，兩岸學界對於陳誠剿共經歷均仍有尚待說明之處，而這些部份則正是本文欲增補且具體呈現的。

二、軍事實力的組成與擴大

陳誠自 1922 年自保定軍校畢業以後，分發浙軍實習，隨後投身軍旅，進入建國粵軍擔任上尉。1924 年黃埔軍校成立，陳誠進入軍校服務，並在北伐戰役中逐漸嶄露頭角。本章即從黃埔軍校時期開始，進而說明陳誠如何擁有自己的基幹部隊，以及陳誠部隊如何擴充與增加實力的過程。

² 朱重聖、何智霖，〈檔案與歷史真相——以國史館藏蔣中正暨陳誠檔案為例〉，收入於黃翔瑜編，《戰後檔案與歷史研究：第九屆中華民國史專題論文集》（台北：國史館，2008年），頁945-969。

³ 何智霖，〈陳誠《家書》史料價值之分析：以江西剿共時期為例(1931-1934)〉，《國史館館刊》，復刊期44（2008年6月），頁140-153。。

（一）從黃埔到中原大戰

陳誠於1922年畢業於保定軍校第八期，1924年進入黃埔軍校服務，擔任上尉特別官佐。此時蔣中正對陳誠的印象頗佳，不少相關著作均提及，陳誠訪友晚歸，於操場夜讀《三民主義》時，被蔣撞見且應答如流之事。⁴此外，擔任軍校戰術教官的嚴重（1892-1944），因與陳誠接觸較多，加上又是陳誠在建國粵軍時期的老長官，故多在蔣前力褒陳誠，也加深了蔣對陳誠的好感。⁵1925年1月，俄國武器抵粵，內有火炮數門，蔣中正依此組織一砲兵連，並以陳誠兼任砲兵連連長，後又擔任砲兵獨立營副營長、砲兵第二營營長等職。⁶

在1924與1925年討伐陳炯明（1878-1933）的兩次東征當中，陳誠所率領的砲兵部隊均發揮相當功效。⁷此二役的初試啼聲，使陳誠在軍中初露鋒芒。1926年7月，國民政府誓師北伐，陳誠原任總司令部中校參謀，但陳誠不熟幕僚業務，仍希望帶兵。後因預備第一師成立，該師師長嚴重邀陳擔任該師第三團團長，不久，該師改番號為第二十一師，第三團

⁴ 此類著作甚多，如孫宅巍，《蔣介石的寵將陳誠》（台北：先智，1994年），頁34；黃亦兵，《蔣氏寵臣——陳誠》（蘭州：蘭州大學出版，1997年），頁21；方知今，《黃埔名將——陳誠》（北京：作家出版社，1993年），頁4等等，其餘單篇之回憶資料也有提及，此處不再贅述。

⁵ 孫宅巍，《蔣介石的寵將陳誠》，頁34。

⁶ 砲兵連成立與陳誠擔任連長的時間，各方記述略有出入，但年份均為1925年，此處採陳誠本人回憶說法，參〈北伐〉，《陳誠先生回憶錄——北伐平亂》，頁23。

⁷ 〈北伐〉，《陳誠先生回憶錄——北伐平亂》，頁28、37-38。

亦改為第六十三團。⁸北伐初期，陳誠因功升任第二十一師副師長。⁹1927年4月蔣中正進行清黨，並於南京成立國民政府。嚴重因與武漢方面之鄧演達（1895-1931）過從甚密，引起蔣之猜忌，嚴遂掛冠而去，陳誠本欲隨嚴之腳步辭職，但當時參謀處長陳焯（1898-？）在蔣面前力保陳誠，故蔣便以陳誠為代理第二十一師師長。¹⁰

南京政府成立以後，與武漢國民政府成對峙之局，兩方各自北伐。第二十一師隸屬第一路軍，歸何應欽（1890-1987）管轄。但陳誠代理師長之職並未久坐，1927年8月，陳誠於龍潭一戰中擊敗孫傳芳（1885-1935）部，但9月便因人事問題辭職赴滬。¹¹1928年1月，蔣中正復職，4月任命陳誠為國民革命軍南京警衛司令，所指揮的部隊有八、九個團，¹²實際已大於當時一個軍的編制，從此處已可看出蔣對陳的重視。該年6月，北伐大體完成，中央為整編軍隊，裁撤警衛司令部，並改任陳誠為第十一師

⁸ 〈北伐〉，《陳誠先生回憶錄——北伐平亂》，頁42-43、55。

⁹ 〈陳辭修先生言行紀要〉，《陳誠先生回憶錄——北伐平亂》，頁186。

¹⁰ 〈北伐〉，《陳誠先生回憶錄——北伐平亂》，頁85。

¹¹ 陳誠於回憶錄中寫得較為含蓄，僅表示恐當局有不便之感，故自行請辭，參〈北伐〉，《陳誠先生回憶錄——北伐平亂》，頁75。但大陸相關著作均表示因何應欽對陳誠快速升遷不滿，加以蔣下野，便藉機以陳誠因病而乘轎赴戰場為由，解除其師長職務。另外有一說是陳誠因撤換團長而遭黃埔同學記恨，故在何應欽面前反陳，何才免去陳誠師長職，參孫宅巍，《蔣介石的寵將陳誠》，頁66。而持「乘轎說」者則有黃亦兵，《蔣氏寵臣——陳誠》，頁46；徐濟德，《陳誠的軍政生涯》（吉林：吉林文使出版，1989年），頁35；方知今，《黃埔名將——陳誠》，頁33。

¹² 「陳誠電蔣中正該部各團營分布情形」，1928年4月22日，〈革命文獻：北伐時期〉，《蔣檔》，台北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20100-00017-082。

副師長，主要負責該師的練兵。¹³陳誠練兵十分嚴格，但能與士兵同甘苦共勞逸，故與士兵親近，但第十一師原為雜牌部隊編成，整訓不易，加之陳誠與師長曹萬順不和，時興辭職之念。¹⁴曹萬順本屬閩軍系統，非中央軍出身，僅是過渡時期之人物，1929年6月便將曹調任，以陳誠正式接掌第十一師。¹⁵

陳誠接掌第十一師後，先後有李宗仁（1891-1969）、馮玉祥（1882-1948）與唐生智（1889-1970）之反蔣，¹⁶第十一師除守衛武漢，切斷李宗仁北上之路線，之後亦阻止了唐部的前進。¹⁷1930年初，中原大戰爆發，此亦是第十一師在蔣面前大大露臉的一次戰役。第十一師奉命沿隴海線向河南前進，先後攻下馬牧集、歸德、寧陵等地。¹⁸該年7月，山東曲阜被圍，第十一師奉令東進，不數日便解曲阜之危，陳誠亦在8月升任第十八軍軍長。10月初順利攻下鄭州，而早在9月份張學良（1901-2001）已通電擁護中央並率兵入關，中央政府取得軍事上之優勢，為時半年之中

¹³ 〈北伐〉，《陳誠先生回憶錄——北伐平亂》，頁76。關於警衛司令部裁撤一事，亦有一說是何應欽因司令部之兵力均由自身所屬部隊撥出，而挾怨報復陳誠，可參孫宅巍，《蔣介石的寵將陳誠》，頁67；方知今，《黃埔名將——陳誠》，頁37；徐濟德，《陳誠的軍政生涯》，頁37。

¹⁴ 〈函呈調整人事意見並請給假歸里〉，1928年4月15日、〈電呈十一師派系對立請准辭職〉，1929年6月16日，《陳誠先生書信集——與蔣中正先生往來函電（上）》，頁11-13。

¹⁵ 〈陳辭修先生言行紀要〉，《陳誠先生回憶錄——北伐平亂》，頁191

¹⁶ 有關李宗仁、馮玉祥之反蔣，可參陳進金，〈馮玉祥與兩湖事變（1929）〉，《兩岸發展史研究》，期3（2007年6月），頁25-49。

¹⁷ 〈平亂〉，《陳誠先生回憶錄——北伐平亂》，頁106-109。

¹⁸ 陳進金，《地方實力派與中原大戰》（台北：國史館，2002年），頁73。

原大戰亦宣告結束。¹⁹陳誠之第十一師在此次戰役中轉戰各地未嚐敗績，蔣中正大為讚賞，並稱「馬牧集開戰勝之端，曲阜挽垂危之局，鄭州結勝利之果」，²⁰第十八軍第十一師也成為蔣手下一支常勝軍。

(二) 部隊的擴充與壯大

中原大戰結束之後，第十八軍的編制仍只有第十一師，²¹陳誠的軍長位置不夠穩固，因此整編與擴充第十八軍即是首要工作。1931年1月，蔣中正將錢大鈞（1893-1982）所部之教導第三師撥出成立第十四師，並以陳誠兼任該師師長。²²至此第十八軍之編制已有第十一、十四兩個師，其中第十一師轄三旅九團，第十四師轄二旅六團，另有一攻城旅轄三團，全軍共十八個步兵團，兵力約四萬二千餘人，²³粗具規模的第十八軍成為日後陳誠征戰沙場的基本部隊。該年2月陳誠奉令率第十八軍入贛剿共，在剿共期間，第十八軍的規模仍不斷擴大。

¹⁹ 陳進金，《地方實力派與中原大戰》，頁77。

²⁰ 〈平亂〉，《陳誠先生回憶錄——北伐平亂》，頁116。

²¹ 國防部軍務局史政處編，《國民革命軍陸軍第十八軍軍史》（台北：國防部軍務局史政處，1998年），頁（5）。

²² 實際上錢大鈞並不樂意將此軍隊交予陳誠，並電蔣中正希望更改此令，但蔣仍堅持由陳誠接手此部隊，可參「蔣中正電錢大鈞分校職務教育重要非專任不可四師事已令陳誠接替」，1931年1月8日，〈特交文卷〉，《蔣檔》，台北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70100-00017-010。

²³ 胡博，《國民革命軍——師史總攬（一）陸軍第1師—第20師》（台北：知兵堂，2008年），頁181、233；孫宅巍，《蔣介石的寵將陳誠》，頁87；徐濟德，《陳誠的軍政生涯》，頁54；黃亦兵，《蔣氏寵臣——陳誠》，頁67。

1931年9月，韓德勤（1892-1988）所部第五十二師遭共軍伏擊，傷亡極大，士兵潰散，師長不知下落，陳誠對此就表示不能戰之部隊只會誤事。²⁴後蔣中正將該師番號交給陳誠，並命其兼任師長整頓部隊，²⁵但該部紀律不佳整頓困難，甚至傳有兵變，²⁶後因陳誠以第十一師之獨立旅加入後情況才有改善。該年年底陳誠又收編了第四十三師，該師師長原為郭華宗，但因郭克扣軍餉，造成官兵不滿，陳誠奉令改編。²⁷郭華宗最初不肯移交，陳誠以武力包圍，並對該師軍官進行運作，才順利收編歸於第十八軍建制。²⁸在陳誠擴大第十八軍的過程中，1932年改編川軍張英部隊，引起了較大的風波。此事何智霖已有撰文說明，²⁹簡言之即陳誠奉蔣中正密令欲收編張英部，但收編一事並未告知何應欽，但何應欽已向張英保證安全，因而造成何對張英失信，也使何對陳誠相當不滿。蔣對此糾紛大事化小，陳誠仍順利將張英部改編為第五十九師，納入第十八軍。

直至1932年底，陳誠透過改編紀律較差或是戰鬥力不佳之部隊，第

²⁴ 〈粵逆已撤兵一時或不致動干戈〉，1931年9月17日，《陳誠先生書信集——家書（上）》（台北：國史館，2006年），頁69。

²⁵ 〈陳辭修先生言行紀要〉，《陳誠先生回憶錄——北伐平亂》，頁204。

²⁶ 〈五十二師完全改編妥當且分別開出去了不致有什麼變故了〉，1931年10月23日，《陳誠先生書信集——家書（上）》，頁88-89。

²⁷ 〈整頓四十三師較五十二師難十百倍因該師歷史久弊病也深〉，1931年12月8日，《陳誠先生書信集——家書（上）》，頁115。

²⁸ 孫宅巍，《蔣介石的寵將陳誠》，頁109。

²⁹ 朱重聖、何智霖，〈檔案與歷史真相——以國史館藏蔣中正暨陳誠檔案為例〉，收入於黃翔瑜編，《戰後檔案與歷史研究：中華民國史專題論文集》，頁946-948；何智霖，〈陳誠《家書》史料價值之分析——以江西剿共時期為例（1931-1934）〉，《國史館館刊》，復刊期44，頁142-143。

十八軍已轄有第十一、十四、四十三、五十二、五十九等五個師。陳誠並將第五十二、五十九師劃出另編為第五軍，以其心腹羅卓英為軍長，³⁰基本上，第五軍與第十八軍也都歸陳誠節制。陳誠收編部隊多以優勢軍隊與武力作為後盾，相當程度造成非中央軍部隊之恐慌，陳誠有鑑於此，日後對於非中央軍部隊則多以經濟或補給方式，維持一定規模為陳誠出力。³¹換言之，在 1933 年初陳誠遭逢剿共失利之前，其軍事集團不斷的擴張，一定程度也代表了蔣中正對於陳誠的重視與信任。當時亦有人稱陳誠及其部隊是所謂「土木系」，³²將土木二字拆開，即是第十一師與第十八軍，正是陳誠賴以起家的部隊。

三、戰前剿共之挫敗

中央政府自 1930 年底，開始進行對江西中共的第一次圍剿，但幾次的軍事圍剿均未見成效，也因此中央不斷將大量軍隊投入剿共戰場。陳誠於 1931 年 2 月入贛剿共，不但未能反敗為勝，還在 1933 年初的第四次圍剿中遭受共軍的埋伏而大敗，除自身懊惱之外，更引起部份將領的非議。本章即是說明陳誠入贛剿共以及軍事失利的經過，並討論陳誠在大敗之後所面臨之內外交逼的局勢。

³⁰ 〈電呈十八軍單位過多請改編為兩軍〉，1932年12月27日，《陳誠先生書信集——與蔣中正先生往來函電（上）》，頁81。

³¹ 黃亦兵，《蔣氏寵臣——陳誠》，頁87。

³² 關於「土木系」一詞，陳誠並未在其回憶錄中提及，但是幾乎筆者所見相關著作均有此一說，無論是時人私下稱之或是陳誠從不認為自己已成為一派系不得而知，但因持此說者眾，本文仍稍加說明。

（一）成為剿共主力

1930年9月南昌行營成立，以魯滌平（1897-1935）為行營主任，統籌指揮圍剿。12月中央政府開始對江西共軍進行第一次圍剿，動用約十四萬人。³³第二次圍剿則在1931年4月，改以何應欽擔任行營主任，並增加兵力，共計二十萬餘人。³⁴這兩次圍剿，國軍合計動用超過三十萬的部隊，即便在軍隊數目與裝備上佔優勢，但卻未能徹底將共軍消滅或是逐出江西，甚至還遭受了幾次大敗。除了部隊之間無法協同一致外，情報的欠缺也是原因之一，³⁵再者，中央政府對於共軍太過輕視，僅派地方軍隊便想一勞永逸肅清蘇區，但當時地方軍人無不視軍隊為實力天平上之籌碼，對於剿共多持保留心態，而這些地方軍隊之訓練與運作亦非中央所能掌握，剿共自難成功。

兩次圍剿失敗後，蔣中正對於剿共益發重視，於6月親臨南昌指揮剿共事宜，³⁶以何應欽為剿匪前敵總司令，下轄左翼與右翼集團軍，第十八軍被編在左翼集團軍轄下之第二路進擊軍，陳誠為總指揮。³⁷共軍以圍剿

³³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國民革命軍戰役史第三部——剿共》，上冊（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93年），頁132、136。

³⁴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國民革命軍戰役史第三部——剿共》，上冊，頁158、161。

³⁵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國民革命軍戰役史第三部——剿共》，上冊，頁177-178。

³⁶ 《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以下簡稱事略稿本）——民國二十年五月至八月》，1931年6月23日記事，第十一冊，（台北：國史館，2004年），頁316。

³⁷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國民革命軍戰役史第三部——剿共》，上冊，頁

軍大部隊行動，交通困難補給不易，以「堅壁清野，避實擊虛」為對策，不與主力接觸。³⁸但蔣亟欲尋求共軍主力決戰，要求「挺進部隊以尋求匪軍主力為目的，故進度愈急速愈為得機」，³⁹這使龐大的軍隊在酷暑中於江西山區四處流轉，共軍戰術較為靈活，屢屢從圍剿軍隊間穿出，更使圍剿軍疲於奔命。就連第十八軍亦感飢疲沮喪，加以疾病流行，第十八軍於第三次圍剿中，兵疲馬困卻仍無斬獲。⁴⁰該年9月，日侵東北，九一八事變爆發，面對東北危局，第三次圍剿亦不得不宣告中止。

雖第三次圍剿中止，但中央仍在南昌成立「贛粵閩湘邊區剿匪總司令部」，負責各地區清剿。1932年3月，贛州城被圍，若贛州失陷，共軍有打通湘贛直通武漢之可能。⁴¹故蔣即命在贛部隊前往援救，⁴²第十八軍奉令後隨即赴援，以挖掘地道的方式破解並擊潰封鎖贛州之共軍。⁴³此次軍事成功給予陳誠及蔣不少信心，但由於共軍仍四處流竄，故司令部決定

186。

³⁸ 〈陳辭修先生言行紀要〉，《陳誠先生回憶錄——北伐平亂》，頁203。

³⁹ 〈蔣主席致左翼及第二軍團各將領朱邵良、孫連仲總指揮、陳誠軍長等告以我軍左翼兵力布署並指示作戰要領電〉，1931年7月3日，秦孝儀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緒編（二），（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1年），頁375。

⁴⁰ 孫宅巍，《蔣介石的寵將陳誠》，頁98。

⁴¹ 〈陳誠軍長自吉安呈蔣委員長中正報告共匪圍攻贛州並請示我軍進剿辦法電〉，1932年2月15日，秦孝儀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緒編（二），頁380-381。

⁴² 《事略稿本——民國二十一年一月至三月》，1931年2月15日記事，第十三冊，（台北：國史館，2004年），頁214。

⁴³ 〈剿共〉，《陳誠先生回憶錄——國共戰爭》，頁16。

於 1933 年初開始進行第四次圍剿，分為左、中、右三路軍。陳誠為中路軍總指揮，下轄十二個陸軍師，幾乎是左路軍與右路軍的總和。從此即可明顯看出此次圍剿是以陳誠為主力，陳誠麾下五個師全數投入，其中第十一、五十二、五十九師編為第一縱隊，由羅卓英（1896-1961）指揮，更是主力中的主力，而中路軍的作戰主要任務無他，即是南下直搗共軍巢穴。⁴⁴

（二）遭逢軍事大敗

陳誠於 1933 年 2 月接任中路軍總指揮，⁴⁵原先中路軍計畫在 3 月底集中完畢，4 月初開始行動。但 2 月初日軍入侵熱河，共軍藉機進犯。因而中路軍提前行動，以第一縱隊第十一師由宜黃南下，第五十二、五十九師則從樂安東進，但因計畫變更倉促，準備欠妥，以致兩師分別於蛟湖、霍源遭到共軍伏擊。⁴⁶據當時第五十二師第一五四旅旅長傅仲芳回憶，2 月 26 日部隊開拔之後，沿途不見民眾，且天候不佳，兩側又是山地，因而於 26 日於蛟湖村莊中伏。⁴⁷兩師雖同行前進，但前進路線中相隔大山，相距平均十華里，山嶺崎嶇，聯絡困難，以致於中伏時已不及與五十九

⁴⁴ 〈剿共〉，《陳誠先生回憶錄——國共戰爭》，頁 36。

⁴⁵ 《事略稿本——民國二十二年一月至二月》，1933 年 2 月 10 日記事，第十八冊，（台北：國史館，2005 年），頁 325。

⁴⁶ 〈剿共〉，《陳誠先生回憶錄——國共戰爭》，頁 36。

⁴⁷ 「蛟湖戰役回憶錄」，1957 年，〈文件—軍事國防—剿匪戡亂〉，《陳檔》，台北國史館藏，典藏號：008-010702-00054-001。

師取得聯繫。⁴⁸共軍將第五十二師截成數段，趁濃霧來回衝殺，死傷士兵已不勝計，傅仲芳回憶當時慘況道：「兩團士兵生還者無幾……左右四顧而滿地縱橫者忠骸骨也」，師長李明亦舉槍自戕。⁴⁹

第五十九師於27日前進之時，旅長方靖（1900-1990）已有聽聞遠處槍聲，經上報師長陳時驥（1893-1933）後，陳並不在意，並認為是第五十二師邊演習邊行軍之傳統，下令繼續前進。⁵⁰行抵霍源途中，陸續發生零星遭遇戰，但部隊仍繼續前進。到達霍源後，旋即遭到已埋伏於高地之共軍持步機槍猛射，雙方交戰至該日深夜。28日拂曉，共軍援兵到來，戰鬥再起，此間師長陳時驥亟欲與第五十二師聯繫，但至晚間已知第五十二師已覆沒，情勢漸趨不利，陳時驥亦遭俘虜，殘存官兵突圍後撤，直至第十一師前來才得以解圍。據統計，此次戰役，兩師傷亡過半，第五十二師損失三分之二，第五十九師僅存一團，槍械三百餘支，可說是第四次圍剿以來傷亡最大的一役。⁵¹

蛟湖霍源戰後，陳誠依照剿共計畫繼續向贛南挺進，並先向草台岡等地進剿。⁵²第一縱隊指揮官羅卓英接令之後，即以第十一師為先頭部隊向

⁴⁸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國民革命軍戰役史第三部——剿共》，上冊，頁239。

⁴⁹ 「蛟湖戰役回憶錄」，1957年，〈文件—軍事國防—剿匪戡亂〉，《陳檔》，台北國史館藏，典藏號：008-010702-00054-001。

⁵⁰ 方知今，《遠逝的硝煙：原國民黨高級將領方靖親歷紀實》（北京：華文出版，2006年），頁38。

⁵¹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國民革命軍戰役史第三部——剿共》，上冊，頁247-249。

⁵²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國民革命軍戰役史第三部——剿共》，上冊，頁

草台岡前進。3月20日夜，第十一師師長蕭乾（1902-1934）指揮部隊於草台岡宿營，羅卓英判斷地形認為防守不易，恐遭突擊，希望第十一師後撤五里排，讓共軍撲空再反擊。但蕭乾考量天色已暗，部隊貿然後撤若遭伏則不堪設想，希望就地固守，羅卓英同意此議，並指示李延年（1904-1974）之第九師做好策應。⁵³該日午夜，共軍抓住第十一師在陣地中兵力過於分散之弱點大舉進攻，第十一師傷亡慘重。師長蕭乾及部分旅長、團長先後負傷，對外聯絡亦被截斷，陷入苦戰。戰鬥持續到下午五時許，才由第九師掩護之下突圍，最後依靠天色昏暗才與共軍脫離，向黃陂、霍源方面轉進。⁵⁴

未及一月，陳誠主力部隊損失三個師，傷亡慘重，雖第四次圍剿持續至4月份才因日本進逼長城而停止，但負主力進剿責任的中路軍實無餘力再進行大規模之戰鬥，而擺在陳誠眼前的，除對損失過半的三個師進行整補外，更須面對軍事失敗後的殘局。

（三）內外交攻的陳誠

蔣中正初聞第五十二師全軍覆沒時，便曾言：「驕兵必敗，此其驗矣，可不知所儆惕乎」。⁵⁵早在1932年底，因第十八軍解贛州之危，加上未

253。

⁵³ 孫宅巍，《蔣介石的寵將陳誠》，頁125。

⁵⁴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國民革命軍戰役史第三部——剿共》，上冊，頁255-256。

⁵⁵ 《事略稿本——民國二十二年三月至四月》，1933年3月3日記事，第十九冊，（台北：國史館，2005年），頁38。

與共軍主力正面交鋒，因而驕心漸生，蔣便曾手諭告誡陳誠，表示：

十八軍聲譽雀起，固為可慰。據一般觀察，上下官兵已養成驕矜之氣，若一遇挫折，必陷由驕匪而輕匪，由輕匪致敗，以致懼匪之病。所慮不為無見。望切戒各官兵驕矜之氣，以期長保常勝令譽，完成使命也。⁵⁶

但陳誠僅表示「職之所以教官兵，而官兵之所以拳拳服膺鈞座革命精神者，似未可厚非也。現已將鈞座手令傳諭各師官兵。有則改之，無則嘉勉」，⁵⁷對蔣之告誡並不太在意。因此隨後蔣更針對陳誠個人，希望陳誠能韜光養晦，注意精神修養，表示：

……此為任大事成大業者，最不可有之缺點，亦即自滿驕傲之起點。吾屢欲面戒，而無其時。吾弟卻犯此病，以外間聲聞過譽，而不知自檢自戒，無形中生長驕心，……望吾弟切思而自反之，並望對所部默察潛移，勿使其稍有驕氣。⁵⁸

但陳誠充作馬耳東風未放心上，因而在聽聞第五十二師被殲時，蔣才感嘆表示：「余嘗以是戒辭修〔陳誠〕，辭修其猶未喻此意耶」。⁵⁹

⁵⁶ 〈手諭切戒官兵驕矜之氣〉，1932年11月24日，《陳誠先生書信集——與蔣中正先生往來函電（上）》，頁74。

⁵⁷ 〈電呈謹遵所令飭屬力戒驕矜〉，1932年11月27日，《陳誠先生書信集——與蔣中正先生往來函電（上）》，頁74。

⁵⁸ 〈手諭望能韜光養晦存養省察〉，1932年12月3日，《陳誠先生書信集——與蔣中正先生往來函電（上）》，頁77。

⁵⁹ 《事略稿本——民國二十二年三月至四月》，1933年3月3日記事，第十九冊，頁38。

此外蔣中正更對這次挫敗表示：「此乃為本軍未有之慘事」⁶⁰以及「有生以來惟一之隱痛」⁶¹，雖仍有慰勉之辭，但蔣之責備與震驚陳誠自是可以感受。不過此時陳誠對於軍事方面仍有信心，表示「此次五十二、五十九兩師的失敗，實在因為太疏忽。今後各部當能以此為戒。以現在的情形看起來，軍事方面還是有把握的」。⁶²未料不到一個月第十一師又遭圍殲，此次給予陳誠打擊更大，大陸相關著作多表示陳誠接到此消息時，非常震驚甚至昏厥，⁶³以此看來，陳誠的確大受震撼。事後，陳誠扛起戰敗責任，向蔣中正請辭。⁶⁴蔣除下令以陳誠「驕矜自擅，不遵意圖」記過並降級任用外，⁶⁵更對第十一、五十二、五十九師之倖存官兵說重話，指責道：

十一師士兵有言前進不怕，繳槍可得三元餉，何處都是當兵者，士兵心理如此，未知弟等有所聞否？總之此次第五十二與五十九及第十一師，其師團旅營長直接上官死傷，而其部下仍報顏生在，且毫不處分，仍舊與其成立部隊，是於革命軍之所謂連坐法之精神與革

⁶⁰ 〈手諭此次進剿不幸遭共軍暗襲望各將士奮勇復仇〉，1933年4月3日，《陳誠先生書信集——與蔣中正先生往來函電（上）》，頁85。

⁶¹ 〈手諭負剿匪責任並指示剿匪策略〉，1933年3月6日，《陳誠先生書信集——與蔣中正先生往來函電（上）》，頁86。

⁶² 〈此次五十二五十九兩師的失敗時因太疏忽今後各部當能以此為戒〉，1933年3月14日，《陳誠先生書信集——家書（上）》，頁207。

⁶³ 孫宅巍，《蔣介石的寵將陳誠》，頁127；方知今，《黃埔名將——陳誠》，頁119；黃亦兵，《蔣氏寵臣——陳誠》，頁98。

⁶⁴ 〈電呈為兩次剿匪失利自請嚴處以鼓士氣〉，1933年3月26日，《陳誠先生書信集——與蔣中正先生往來函電（上）》，頁88-89。

⁶⁵ 〈手諭降級記過令〉，1933年4月8日，《陳誠先生書信集——與蔣中正先生往來函電（上）》，頁90。

命之道義已蕩然無存，何以成軍而望其負此清剿重任，請弟於此切實注意。⁶⁶

陳誠並未對此多作辯駁，其擔心的是蔣對自己的信任，以及外界之議論耳語。⁶⁷

陳誠所擔心之議論耳語，基本上就是暗指熊式輝（1893-1974）。陳誠駐江西剿共時，對江西政治便頗有微詞，如隨意拉伕，軍警壓迫平民百姓等。⁶⁸認為自己如何努力剿共，即便有所成效，也只是為當地之貪官污吏製造機會。⁶⁹因而也造成軍隊與地方不能融洽，陳誠就針對此點談到：

然老表們之自私及不近人情者，實中國人之尤者。……今江西剿匪部隊之種種困難，老表非但不能原諒，而且有種種為難。軍隊與地方感情不甚好，此其更大原因也。如僱夫彼輩則從中取利，並時借軍隊名義去搞詐愚民，而使愚民天怒人怨。⁷⁰

而當時江西主政者正是熊式輝，陳誠對江西省政之不滿與批評，熊式輝已

⁶⁶ 〈手諭改訂部隊編制並就偵探等教範予以改正〉，1933年4月13日，《陳誠先生書信集——與蔣中正先生往來函電（上）》，頁92。

⁶⁷ 〈為毀為譽聽之於人任勞任怨無愧我心〉，1933年4月28日，《陳誠先生書信集——家書（上）》，頁209-210。

⁶⁸ 〈政治方面產生之拉伕罪惡與軍隊方面偶發之事件真是罄筆難書〉，1931年6月19日，《陳誠先生書信集——家書（上）》，頁43-44；〈萬惡的政府可殺的赤匪可憐的軍人倒霉小百姓〉，1931年6月30日，《陳誠先生書信集——家書（上）》，頁52。

⁶⁹ 〈剿匪縱有成效亦不過為貪官污吏造機會耳〉，1932年5月31日，《陳誠先生書信集——家書（上）》，頁152。

⁷⁰ 〈欲殲滅赤匪非蔣先生來贛不可〉，1933年1月29日，《陳誠先生書信集——家書（上）》，頁204-205。

有耳聞，在陳誠剿共失利後，熊式輝自然不放過機會，鼓動輿論煽風點火。陳誠對此相當惱火，直接去電熊式輝表示：

弟待罪贛中，忽忽三年，平時既不敢挾新聞政策以自重，戰時亦不欲藉報紙宣傳，塗飾國人耳目。……側聞左右對於敵軍消息，不許省中各報登載，否則亦故遲時日，且暗示各新聞記者，故造謠誣（如今夏天津大公報南昌通訊）。弟每聞此種傳說，終不敢相信，尤不敢以不肖之心待吾兄也。不意最近愈出愈奇，滬上小報，竟有謂羅卓英為匪魁，帶八千人攻撫州之事，在稍有常識者，故能辨別，其如此種積非成是含沙射影之謂何？弟素性慇直，不敢腹誹君子，敢不避斧鑕，請吾兄破除此種成見。⁷¹

囿於資料，無法得知熊式輝之後的回應，但可以確定的是，的確有部分將領在陳誠戰敗後以此在蔣中正面前大作文章。

如同陳誠在家書中所提：「此種心理尤以老表為甚，而蔣先生左右亦不乏其人」，⁷²而熊式輝正是江西人又任江西省主席，陳誠對江西省政之議論自是衝其而來。現在逮到陳誠剿共失利之機會，熊式輝怎會放過，旋即去電蔣中正。電文中明白表示，希望中央速派大員來江西視察，更提及士氣及統帥問題，暗中運作之意明顯，但蔣僅表示詳情待面商後再定，並未給予明確之回覆。⁷³其實從蔣的回答也可約略看出，對於軍事上之善

⁷¹ 〈電熊式輝贛中謠誣可畏敢請破除成見〉，1933年4月29日，《陳誠先生書信集——與友人書（上）》（台北：國史館，2009年），頁42。

⁷² 〈為毀為譽聽之於人任勞任怨無愧我心〉，1933年4月28日，《陳誠先生書信集——家書（上）》，頁209。

⁷³ 「熊式輝電詢蔣中正第十一師損失影響士氣及請考慮統帥問題與如何善後

後，尙未有一定案，同樣的，對於如何處置陳誠，亦未有明確之指示，也難怪陳誠擔心蔣已對自己失去信任。

四、成敗之間的轉折與再起

陳誠在面臨軍事挫敗之後，內外交逼，又摸不清蔣之意向，加上接踵而來的軍隊縮編，使得陳誠的處境相當尷尬。但後來之轉變有如倒吃甘蔗，除縮編一事獲得解決外，更以陳誠接掌剿匪軍官訓練團，負責官兵訓練，此後陳誠青雲直上，屢屢擔任要職。本章即是先探討其如何重整軍事力量，繼而分析陳誠如何再獲蔣之信賴，而成爲軍政等領域之指標性人物。

(一) 軍事力量的重整

在軍事大敗之後，陳誠除受蔣之指責與各方議論外，最直接之衝擊乃是軍隊的縮編。何智霖在其研究中指出，此次軍事縮編，陳誠近一半之部隊遭裁減，因而造成陳誠幾次電請辭職。⁷⁴1933年4月2日，南昌行營有縮編部隊之令，原第五、十八軍共五個師三十個團，只能保留十五個團，陳誠對此非常不滿，憤而提出辭職要求。⁷⁵陳誠憤慨之重點在於，就連第十八軍中無過失之第十四、四十三師也遭裁減，認爲是「縮編第五十八

及蔣中正回電即赴平所陳一節俟決定後再告」，1933年3月23日，〈特交檔案—一般資料〉，《蔣檔》，台北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80200-00074-169。

⁷⁴ 何智霖，〈陳誠《家書》史料價值之分析——以江西剿共時期為例（1931-1934）〉，《國史館館刊》，頁148-152。

⁷⁵ 〈電呈以生性狂直部隊縮編懇請准予辭職〉，1933年5月4日，《陳誠先生書信集——與蔣中正先生往來函電（上）》，頁94-95。

兩軍，並擴充其他不能作戰之部隊，……余以為凡確因努力剿匪而遭損失之部隊，縱不能予以充實，亦不可借此過分裁縮」。⁷⁶更重要一點是，這讓陳誠認為蔣中正對其已經失去信心，既是如此，陳誠只能以辭去中路軍總指揮一職回應，僅在5月份就四次提出辭職請求。⁷⁷蔣中正對此頗感失望，並感嘆：「辭修其終不從我言乎，嗟惜不已」。⁷⁸但因北方對日局勢緊張，蔣並無意將陳誠調離剿共前線，故多次要求陳誠速回前方並表示不予撤銷中路軍名義，⁷⁹陳誠得此較明確之命令，才打消辭意，繼續剿共事宜。

陳誠面對戰敗壓力與外界議論，在還未得知蔣中正是否仍相信自己時，所能作的只有先團結殘存官兵，使其不致因敗而亂。在一次對第五十二師倖存部隊講話時，便要求各官兵要能洗刷屈辱，替死去的袍澤復仇，一雪前恥。⁸⁰同樣的，在第十一師大敗之後，陳誠雖難以接受但仍要進行

⁷⁶ 「撫河方面進剿軍前敵總指揮陳誠呈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建議整編部隊應以剿匪需要為主不可過分裁編因努力剿匪而遭損失部隊是以第五第十八軍實有人數應最少可編八個師僅編五個師實在影響太大等」，1944年，〈文件—書函—手稿〉，《陳檔》，台北國史館藏，典藏號：008-010203-00004-002。

⁷⁷ 可參《陳誠先生書信集——與蔣中正先生往來函電（上）》，頁93-98。

⁷⁸ 《事略稿本——民國二十二年五月至六月》，1933年5月17日記事，第二十冊，（台北：國史館，2005年），頁233。

⁷⁹ 蔣中正分別在1933年5月17、21、26、29日手諭陳誠，表示中路軍名義不取消，儘速回防前線。可參《陳誠先生書信集——與蔣中正先生往來函電（上）》，頁97-99。

⁸⁰ 「毋驕毋怯報仇雪恥——任總指揮時對五十二師全體官兵講」，1933年3月13日，〈文件—石叟叢書—言論〉，《陳檔》，台北國史館藏，典藏號：008-010102-00001-025。

信心喊話，除嚴斥十一師犯了驕傲輕忽之弊外，更要求振奮精神加倍努力。為免第十一師就此失去戰鬥力，陳誠更再次提出「帶傷服務」，凝聚將士力量，更以「怕死的不是十一師，無廉恥的不是十一師，不知報仇雪恥的不是十一師」等口號，藉以提振全軍士氣。⁸¹這也使遭逢新敗之第十一師陣營中，「復仇之聲，隨處可聞，蔚為一時風氣，是則志不但未挫，反而再接再厲了」。⁸²

透過帶傷服務的提倡，精神講話與凝聚部隊之士氣，加上兵員的補充，使第十一師的戰鬥力能較快恢復並再次投入剿共戰場。此時因軍隊縮編而引發陳誠辭職之風波亦有進展，蔣中正明確表示中路軍總指揮部不取消，陳誠則亦不再提辭職，並建議將清剿部隊分為東、中、西三區。⁸³蔣先是手諭將中、西兩區合為西區，以陳誠負責，⁸⁴隨後又下令，再度言明「中路軍總指揮部仍舊，並著該陳總指揮誠指揮東西兩區清剿事宜」。⁸⁵

1933年4月底，第四次圍剿已經結束，後續第五次圍剿仍未佈署，因此現有清剿工作便相當重要，陳誠既然繼續擔任總指揮又負責主持清剿

⁸¹ 「十一師的精神與光榮——任總指揮時對十一師全體官兵講」，1933年5月5日，「文件—石叟叢書—言論」，《陳檔》，台北國史館藏，典藏號：008-010102-00001-030。

⁸² 〈剿共〉，《陳誠先生回憶錄——國共戰爭》，頁39。

⁸³ 〈電呈請撤銷中路軍並建議當前部署〉，1933年5月24日，《陳誠先生書信集——與蔣中正先生往來函電（上）》，頁98。

⁸⁴ 〈手諭擔任西區總指揮中路軍名義仍暫其舊〉，1933年5月26日，《陳誠先生書信集——與蔣中正先生往來函電（上）》，頁98-99。

⁸⁵ 〈手諭指揮東西兩區清剿事宜〉，1933年5月29日，《陳誠先生書信集——與蔣中正先生往來函電（上）》，頁99。

事宜，前述陳誠軍隊遭縮編一事自然已不那麼重要，反倒是還有擴充的跡象，僅西區總指揮就下轄七個師，另設進剿縱隊三個師，也歸陳誠指揮。

⁸⁶在第五次圍剿開始前，第十八軍與第五軍之編制也有所變更，第十一、十四師擴編出第六十七、九十四師，第五十二師改番號為第九十八師，而第四十三、五十九、九十八師撥出成立第五軍。⁸⁷對照第四次剿匪之前，陳誠所掌握之二軍五師的規模，已然提昇為二軍七師，不僅未見縮減，更增添二個師。對陳誠而言，這樣的轉變自是蔣中正對自己的信任，也是從戰敗泥淖中所跨出的一大步。

（二）再獲重用的原因

陳誠在短短三個月內，歷經剿共以來從未有之大敗，卻又能再次站穩腳步，與客觀大環境及蔣中正本人主觀意識均有關係，而陳誠本身內在性格特質與外在表現，亦是影響蔣作決定之關鍵。1933年初，日本進犯熱河，中央政府為處理對日防衛與交涉，已是焦頭爛額。⁸⁸蔣中正忙於對日，

⁸⁶ 〈陳辭修先生言行紀要〉，《陳誠先生回憶錄——北伐平亂》，頁220。此處日期所載為1933年5月13日似乎有誤，依照陳誠與蔣中正之間函電往來，陳誠建議將清剿區分為三區是5月24日，蔣才在5月26日手諭將中、西兩區合併。參《陳誠先生書信集——與蔣中正先生往來函電（上）》，頁98-99。

⁸⁷ 國防部軍務局史政處編，《國民革命軍陸軍第十八軍軍史》，頁（6）。此處日期有所誤差，擴編時間標明為1933年2月，但此時正值第四次圍剿，且第十一師也尚未遭敗，筆者根據相關資料推測在5月第四圍剿結束後到9月第五次圍剿開始之前。

⁸⁸ 可參《事略稿本——民國二十二年一月至二月》，第十八冊，2月份記事；《事略稿本——民國二十二年三月至四月》，第十九冊，3月份記事。

自然希望南方剿共能有一得力者分其憂，擔此重任者正是陳誠，蔣在第五十二、五十九師挫敗後，明確告訴陳誠：「北寇已深，又不得不北上抗寇，……此後剿赤責任由弟負之，俾中得專力對外」，⁸⁹這與陳誠帶兵方式及其所締造之戰功有相當關係。

除陳誠本身對蔣的忠誠以及戰場上的表現以外，陳誠帶兵與練兵方式亦是原因之一。早在第二十一師時期，師長嚴重便以財政公開、人事公開為號招，這自然也沿襲到第十一師，⁹⁰陳誠並增加意見公開，表示只要有意見均可透過公開場合提出。⁹¹為貫徹「三大公開」，嚴厲作風亦是其特點。財政上，陳誠對於貪污與吃空缺之事極為嚴格，逃兵限於二十四小時內上報，否則以吃缺論處，嚴重者可槍決，而各連隊伙食也由全體士兵輪流採購副食品，並向全連公佈帳目。⁹²相較於當時陋習叢生的軍隊，確有一新耳目之感。

此外，在人事上，其曾多次對下屬表示，歡迎引薦黃埔軍校第三、四期畢業生進部隊服務，第三期以營長或團附任用，第四期以連長或營附任用；所要求具備的條件為能帶兵、會打仗、無不良嗜好、不貪財怕死。⁹³這個人事任用上的作法，對陳誠而言有兩個明顯的好處。一是可以藉此更

⁸⁹ 〈手諭剿匪責任並指示剿匪策略〉，1933年3月6日，《陳誠先生書信集——與蔣中正先生往來函電（上）》，頁86。

⁹⁰ 〈北伐〉，《陳誠先生回憶錄——北伐平亂》，頁87。

⁹¹ 林玲玲，〈陳誠與北伐——兼論北伐時期陳誠與蔣中正的關係〉，《中華軍史學會會刊》，期12（2007年9月），頁305。

⁹² 孫宅巍，《蔣介石的寵將陳誠》，頁89。

⁹³ 宋瑞珂，〈陳誠及其軍事集團的興起和沒落〉，《文史資料選輯》，輯81合訂本冊28，頁8。

獲蔣中正的信任，因蔣與黃埔系統有師生關係，若部隊之中黃埔出身者眾，對蔣而言較能放心；二是陳誠自己也能更切實的掌握軍隊，在訓練上也較能統一。而陳誠對於新改編軍隊的整頓方法亦是如此，⁹⁴這也讓部分雜色部隊逐漸能夠納入中央軍之體系，也讓蔣中正對叛服無定之地方軍隊稍感安心。從練兵整軍到實際作戰，陳誠確有其值得稱許之處，這或許可以解釋，何以陳誠投身軍旅之後如此受到信任。

在軍隊的訓練上，陳誠很重實際，能利用零碎時間進行訓練，例如行軍時教導搜索偵查等動作；宿營時教導警戒佈哨。⁹⁵這使第十一師初入疆場的表現並不差，與當時許多軍紀敗壞之部隊相比，陳誠部隊的確顯得較有朝氣。孫宅巍即指出陳誠之第十八軍第十一師之所以能成為蔣中正手中的精銳部隊，陳誠治軍有術，嚴而不苟，實為重要原因之一。⁹⁶有嚴格的訓練自然會反應在戰場上，中原大戰即是一例，陳誠自己便回憶道：「十一師自出征以來，轉戰南北，幾於戰無不勝，攻無不取」，⁹⁷加上第三次圍剿結束後解贛州之圍，這些戰功也是蔣中正願意再給陳誠機會的原因之一。

筆者以為，雖說第十一、五十二、五十九等師因驕而敗，但似乎不可

⁹⁴ 〈電呈新五師整頓辦法〉，《陳誠先生書信集——與蔣中正先生往來函電（上）》，頁17。

⁹⁵ 「機會教育之意義——兼任團長時對全體學員講」，1933年8月14日，〈文件—石叟叢書—言論（一）〉，《陳檔》，台北國史館藏，典藏號：008-010102-00001-033。

⁹⁶ 孫宅巍，《蔣介石的寵將陳誠》，頁91。

⁹⁷ 〈剿共〉，《陳誠先生回憶錄——國共戰爭》，頁38。

忽視在此之前，充斥於陳誠所部當中的積極與無所畏懼之氛圍。陳誠對於北伐以來，軍隊積習日深，暮氣沉沉的情況並不認同，表示「以日就老衰之師，剿彼氣燄方張之共軍，又安能望其有所成就」。⁹⁸從蔣中正手諭陳誠要求戒除驕氣時，陳誠的回應略可看出一二，其表示：

九一八事變發生，而各官兵敵愾之情不可終日，言行之間，不無激烈之處，外間不察，謂為驕矜，……又查一般對於赤匪，無不談虎色變，此種情態殊為可慮。職每以赤匪決非三頭六臂，以礪士氣，用轉移視聽。⁹⁹

雖然最後因驕傲而輕敵，致使遭受軍事挫敗，但也是因為在陳誠軍隊中，此種無畏與積極心態並未消失，使部隊能夠在較短時間內再次凝聚士氣與戰鬥力，並能不畏懼共軍。對蔣中正而言，陳誠部隊具有這種特質，對於曠時費日之剿共戰役是有利而無害，才因而讓陳誠繼續指揮剿共部隊。

除了帶兵練兵之外，陳誠與非中央軍部隊的關係尚稱不錯，特別是粵軍系統，尤其粵系長期以來與蔣中正不睦，維持若即若離之關係，因此陳誠可說扮演蔣粵之間的橋樑角色。粵軍將領中，陳誠與張發奎（1896-1980）、薛岳（1896-1998）、吳奇偉（1890-1953）等人關係不錯，陳誠左右手羅卓英亦是廣東人，因此整體而言聯繫上較為密切。尤其是薛岳，無論是剿共或是之後對日戰爭，均成為陳誠得力之助手，張發奎在其回憶錄中便提及：「到1933年，陳誠對蔣進言後，蔣才開始重新起用薛

⁹⁸ 〈剿共〉，《陳誠先生回憶錄——國共戰爭》，頁24。

⁹⁹ 〈電呈謹遵所令飭屬力戒驕矜〉，1932年11月27日，《陳誠先生書信集——與蔣中正先生往來函電（上）》，頁74。

岳，陳誠與薛岳交情不淺」。¹⁰⁰薛岳加入剿共行列後，在軍事上也確有表現，陳誠對其也相當信任，之後薛岳亦成爲第五軍軍長，與陳誠關係更爲緊密。張發奎本身並未加入剿共行列，其第四軍開赴江西剿共後由吳奇偉代理軍長，也是陳誠加以補充兵員與裝備，因此張吳等人對陳誠有一定程度之敬重，¹⁰¹張發奎後也因陳誠之遊說，願意擔任邊區清剿總指揮，陳誠甚至將第十一、十四師交由張指揮，更足見陳誠與這些粵系將領之間的關係。¹⁰²

這些地方軍人對陳誠之所以如此信任，主要是因爲第四次圍剿之前的陳誠，已手握大軍，並無收編地方部隊的意圖或必要，反而在裝備與兵員上能給予補充，使這些得不到中央給養的部隊能夠維持一定規模，也願意爲陳誠出力。如原先屬張發奎第四軍的第九十師加入剿共後，也多歸屬陳誠指揮。再者，陳誠對於地方軍人能察覺其需要與委屈，並願意當發言人向蔣提出建議，也能夠扛起責任不推諉。¹⁰³西北軍之孫連仲（1894-1990）也是因此與陳誠同一陣線，後來對日戰爭時期，陳誠亦多次保薦孫擔任戰

¹⁰⁰ 張發奎口述、夏蓮瑛訪談紀錄、鄭義翻譯校註，《蔣介石與我：張發奎上將回憶錄》（香港：文化藝術出版，2008年），頁206。

¹⁰¹ 王學慶、趙洪昌，《蔣介石和陳誠》（吉林：吉林文史出版，1996年），頁118。

¹⁰² 張發奎口述、夏蓮瑛訪談紀錄、鄭義翻譯校註，《蔣介石與我：張發奎上將回憶錄》，頁217。

¹⁰³ Donald G. Gillin, "Problems of Centralization in Republican China: the Case of Ch'eng Ch'eng and Kuomintang."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29 no.4 (Aug. 1970), p839.

區司令長官。¹⁰⁴陳誠既具有與這些叛服無定之地方軍人結交之能耐，對蔣中正而言自然省去了許多麻煩，且陳誠又能讓地方軍為中央所用，即使剿共失敗損兵折將，相較之下陳誠所帶來的效益已是遠超於此，也是蔣讓陳主導第四次及其後第五次圍剿的重要原因。¹⁰⁵

(三) 廬山軍官訓練團與第五次圍剿的成功

1933年因第四次圍剿失敗而導致的辭職風波大體塵埃落定後，蔣中正明確表示仍以陳誠負責日後剿共重任，已可看出蔣之信任，該年7月廬山軍官訓練團的舉辦，則更代表了蔣對陳誠的培植與重視，對陳誠個人來說，已是從單純帶兵打仗到辦理成千上萬人的訓練工作，也是從軍人轉而掌握軍政要權的開始。此次廬山軍官訓練團全名為「中國國民黨贛粵閩湘鄂北路剿匪軍軍官訓練團」，主要是蔣中正為了增進剿共效能而創設，於7月18日開學。¹⁰⁶根據蔣的指示，該團分班輪流訓練，每班訓練時期為十四天，每期約一千五百人，以三期訓練完畢。¹⁰⁷至於訓練對象，根據訓

¹⁰⁴ 〈電呈請以孫連仲為六戰區副司令長官〉，1941年12月3日，《陳誠先生書信集——與蔣中正先生往來函電（下）》（台北：國史館，2007年），頁503。

¹⁰⁵ Donald G. Gillin, "Problems of Centralization in Republican China: the Case of Ch'en Ch'eng and Kuomintang,"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29 no.4, p838.

¹⁰⁶ 江西省文獻委員會編，《廬山續志稿（二）》（臺北：成文出版社，1947年鉛印本），頁343。

¹⁰⁷ 〈蔣委員長致朱培德總監指示江西剿匪各師軍官分班輪流在廬山牯嶺訓練電〉，1933年6月30日，秦孝儀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緒編（三），（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1

練團章程，主要是以北路軍所屬各軍之師中，上校以下，少尉以上之各級軍官。¹⁰⁸

蔣中正十分重視這次廬山軍訓團，團內各教官多是由其他單位及學校中之高級官長挑選而來。¹⁰⁹雖然軍訓團的章程開宗明義便指出，「本團直隸於軍事委員會委員長」，¹¹⁰但蔣任命陳誠為團長，也是負實際責任者。陳誠負責整個團務運作，包括組織團部，編組營連與計畫訓練等工作外。在訓練期中，還需協調處理各官長間之工作，俾使訓練順利進行。此外必須接待經常來團訓話之蔣中正與黨政要員，並還要親自對受訓軍官精神講話，¹¹¹可說整個軍訓團的運作，幾乎全繫於陳誠一人之手，蔣頗為讚賞陳誠主持軍訓團之表現，日後幾次的軍官訓練團事宜，也都交由陳誠主導。

在幾次訓練團的過程中，陳誠對團內學員而言，已從部屬關係轉為師生關係、家人關係，陳誠也認為「當軍官的人對於部下應該如同家庭的父母對於子女一樣」，¹¹²雖說有部分學員對陳不諒解，但一般學員還是以陳誠苦幹而感動，¹¹³即使在地方勢力甚強的峨嵋軍訓團，陳誠亦表示「自問

年），頁105。

¹⁰⁸ 江西省文獻委員會編，《廬山續志稿（二）》（臺北：成文出版社，1947年鉛印本），頁345。

¹⁰⁹ 陳榮華、何友良，《廬山軍官訓練團》（江西：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頁27-33。

¹¹⁰ 江西省文獻委員會編，《廬山續志稿（二）》，頁345。

¹¹¹ 陳榮華、何友良，《廬山軍官訓練團》，頁25。

¹¹² 〈從做人的道理說到軍人武德中的「信」與「嚴」——兼任副團長時對全體官長學員講〉，1934年9月4日，《陳檔》，台北國史館藏，典藏號：008-010102-00003-011。

¹¹³ 〈以任勞任怨精神完成委座意志對於國家民族之前途當有代價〉，1934年

無他作用，更無不可告人之事，以大公至誠態度面對大家。其中少數人或有嫉妒者，但大多數無不同情，……反佩服我之精神也」。¹¹⁴因舉辦軍官訓練團，陳誠實際負責運作，其聲望與影響力大幅上升，加上蔣對於軍訓團之成效頗為讚賞，故對於陳誠之信任更是有增無減。從陳誠於軍訓團之相關言論來看，可以說陳誠很大程度忠於蔣中正之意念，相當盡職的扮演傳聲筒之角色。¹¹⁵或許就是陳誠不但能夠秉承蔣之意旨，還能加以變化，故蔣在軍事訓練一環上才如此信任陳誠，也屢屢以陳誠擔任日後黨、政、軍中之重要職務。

在 1933 年 7 月廬山軍官訓練團結束之後，中央隨即籌備第五次圍剿，陳誠在重獲蔣中正之信任以及軍官訓練團之洗禮之後，早已一掃敗戰頹風，在第五次圍剿當中又擔重任。在該次圍剿的戰鬥序列當中，陳誠隸屬於北路軍總司令顧祝同（1892-1987），任第三路軍總指揮，下轄三個縱隊一個補充隊共十八個師一個旅，¹¹⁶光陳誠所部，已經超過第一、二路軍總和，也超過西路軍與南路軍。這已明白表示，陳誠仍然是蔣中正最為倚

8月8日，《陳誠先生書信集——家書（上）》，頁280-281。

¹¹⁴ 〈萬事均集委座一身縱想替之分勞分怨亦不可能殊為國家前途嘆〉，1935年8月21日，《陳誠先生書信集——家書（上）》，頁335。

¹¹⁵ 陳誠於幾次軍官訓練團的相關言論中，均表示對於蔣中正的擁護，甚至已臻黨同伐異的程度，其表示：「蔣委員長已經成就了中國革命的偉大領袖！誰阻礙領袖的措施，我們必須予以無情的打擊，反之，誰願意服從領袖，我們就引他為同志」。其他類似言論更俯拾即是，此處不再另外引出，可參「文件—石叻叢書—言論」，《陳檔》，台北國史館藏，其中1933-1935年間7-8月部分。

¹¹⁶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國民革命軍戰役史第三部——剿共》，上冊，頁307-312。

重之剿共主力。陳誠亦不負蔣之看重，隔年克復贛南蘇區重要據點廣昌、石城等，予以共軍重大打擊，共軍中心瑞金亦被收復，自此贛南蘇區已不存在。¹¹⁷從幾次軍訓團期間，分別以團長、副團長、教育長等職稱進行實際之訓練，到第五次圍剿獲得決定性的勝利，陳誠已成為蔣中正身邊最重要將領之一。此從 1936 年閻錫山（1883-1960）向蔣要求留陳誠在山西繼續指揮時，蔣的回應可得到印證，蔣在回覆閻錫山之電中答道：「中正不可一日無辭修」。¹¹⁸

五、 結論

陳誠自保定軍校畢業後，加入黃埔，參加北伐，開始其軍旅生涯，陸續擔任師長、軍長等職，升遷快速，也深受蔣中正信任。北伐後期到中原大戰期間，陳誠為蔣立下不少戰功，陳誠之第十八軍也得以擴充，並成為蔣手中一支常勝軍。但在剿共戰役中，第四次圍剿遭到大敗，尤其是第十一師，為陳誠起家之部隊，向來是陳誠手中的一張王牌，此次失利除兵員與裝備上的損失外，給予陳誠之震撼更是強烈。

陳誠在第四次圍剿中所遭受之失敗，加上熊式輝的暗中運作，眼看就要成為其順遂軍旅生涯當中的絆腳石。但蔣中正反而沒有對陳誠做出太大的懲處，僅以降職任用了事，一方面是因為北方局勢緊張，南方剿共蔣必須要找足堪重任的人負責，而陳誠戰功素著，練兵又為得法，使其部隊與

¹¹⁷ 〈剿共〉，《陳誠先生回憶錄——國共戰爭》，頁54。

¹¹⁸ Donald G. Gillin, "Problems of Centralization in Republican China: the Case of Ch'en Ch'eng and Kuomintang."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29 no.4, p839. 孫宅巍，《蔣介石的寵將陳誠》，頁162。

當時陋習叢生之軍隊風氣有所區別。陳誠對士氣與戰鬥力的凝聚亦相當果決，帶傷服務的倡導下，殘存軍隊雖敗不亂，加以補充之後，仍能繼續投入剿共戰場。

另一方面，陳誠與地方軍人關係不錯，尤其是粵軍當中的張發奎、薛岳與吳奇偉等人，陳誠沒有收編這些粵軍部隊反倒加以補充，因此這些地方軍人願意為陳誠出力，對素與粵系不合的蔣中正來說，更是減少敵人增加剿共力量的好事，這讓蔣可以專心應付北方危局。綜合以上這些因素，使得蔣不但沒有縮編陳誠軍隊或讓陳誠辭職，反而放手讓陳誠擴編，再次重用陳誠。

歷經剿共失敗並重獲信任後，陳誠被任命為廬山軍訓團團長，負責成千上萬人的軍事訓練，不再只是馳騁沙場，更可看出蔣對陳誠的重視與培植。第五次圍剿又獲軍事勝利，此後陳誠更獲重用，陸續擔任陸軍整理處處長、武漢戍衛司令與湖北省政府主席。陳誠從一名擔任軍職的將領，已然成為黨、政、軍各領域首屈一指的領導人物，這與陳誠戰前剿共之經歷，實有密不可分之關係。

參考書目

一、 檔案與文電匯編

1. 《事略稿本——民國二十一年一月至三月》，第十三冊，台北：國史館，2004年。
2. 《事略稿本——民國二十二年一月至二月》，第十八冊，台北：國史館，2005年。
3. 《事略稿本——民國二十二年三月至四月》，第十九冊，台北：國史館，2005年。
4. 《事略稿本——民國二十二年五月至六月》，第二十冊，台北：國史館，2005年。
5. 《事略稿本——民國二十年五月至八月》，第十一冊，台北：國史館，2004年。
6. 《蔣中正總統檔案》（台北國史館藏）
 - 〈革命文獻—北伐時期〉
典藏號：002-020100-00017-082，「陳誠電蔣中正該部各團營分布情形」，1928年4月22日。
 - 〈特交文卷〉
典藏號：002-070100-00017-010，「蔣中正電錢大鈞分校職務教育重要非專任不可四師事已令陳誠接替」，1931年1月8日。
 - 〈特交檔案—一般資料〉
典藏號：002-080200-00074-169，「熊式輝電詢蔣中正第十一師損

失影響士氣及請考慮統帥問題與如何善後及蔣中正回電即赴平所陳一節俟決定後再告」，1933年3月23日。

7. 《陳誠副總統檔案》(台北國史館藏)

〈文件—石叟叢書—言論(一)〉

典藏號：008-010102-00001-025，「毋驕毋怯報仇雪恥——任總指揮時對五十二師全體官兵講」，1933年3月13日。

典藏號：008-010102-00001-030，「十一師的精神與光榮——任總指揮時對十一師全體官兵講」，1933年5月5日。

典藏號：008-010102-00001-033，「機會教育之意義——兼任團長時對全體學員講」，1933年8月14日。

〈文件—石叟叢書—言論(三)〉

典藏號：008-010102-00003-011，「從做人的道理說到軍人武德中的「信」與「嚴」——兼任副團長時對全體官兵學員講」，1934年9月4日。

〈文件—軍事國防—剿匪戡亂〉

典藏號：008-010702-00054-001，「蛟湖戰役回憶錄」，1957年。

〈文件—書函—手稿〉

典藏號：008-010201-00004-002，「撫河方面進剿軍前敵總指揮陳誠呈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建議整編部隊應以剿匪需要為主不可過分裁編因努力剿匪而遭損失部隊是以第五第十八軍實有人數應最少可編八個師僅編五個師實在影響太大等」，1944年。

8. 《陳誠先生書信集—家書》，上冊，台北：國史館，2006年。

9. 《陳誠先生書信集—與友人書》，上冊，台北：國史館，2009年。

10. 《陳誠先生書信集——與蔣中正先生往來函電》，上、下冊，台北：國史館，2007年。

二、專書

1. 《陳誠先生回憶錄——北伐平亂》，台北：國史館，2005年。
2. 方知今，《黃埔名將——陳誠》，北京：作家出版，1993年。
3. 方知今，《遠逝的硝煙：原國民黨高級將領方靖親歷紀實》，北京：華文出版，2006年。
4. 王學慶、趙宏昌，《蔣介石和陳誠》，吉林：吉林文史出版，1996年。
5. 江西省文獻委員會編，《廬山續志稿（二）》，台北：成文出版，1947年鉛印本。
6. 孫宅巍，《蔣介石的寵將陳誠》，台北：先智，1994年。
7. 徐濟德，《陳誠的軍政生涯》，吉林：吉林文史出版，1989年。
8. 秦孝儀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緒編（二）、（三），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1年。
9.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國民革命軍戰役史第三部——剿共》，上冊，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93年。
10. 國防部軍務局史政處編，《國民革命軍陸軍第十八軍軍史》，台北：國防部軍務局史政處，1998年。
11. 張發奎口述、夏蓮瑛訪談紀錄、鄭義翻譯校註，《蔣介石與我：張發奎上將回憶錄》，香港：文化藝術出版，2008年。
12. 陳進金，《地方實力派與中原大戰》，台北：國史館，2002年。
13. 陳榮華、何友良，《廬山軍官訓練團》，江西：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
14. 黃亦兵，《蔣氏寵臣——陳誠》，蘭州：蘭州大學出版，1997年。

三、論文

1. 朱重聖、何智霖，〈檔案與歷史真相——以國史館藏蔣中正暨陳誠檔案為例〉，收入於黃翔瑜編，《戰後檔案與歷史研究：第九屆中華民國史專題論文集》，台北：國史館，2008年，頁945-969。
2. 何智霖，〈陳誠《家書》史料價值之分析：以江西剿共時期為例（1931-1934）〉，《國史館館刊》，復刊期44（2008年6月），頁140-153。
3. 林玲玲，〈陳誠與北伐：兼論北伐時期陳誠與蔣中正的關係〉，《中華軍史學會會刊》，期12（2007年9月），頁289-318。
4. Gillin, Donald G. "Problems of Centralization in Republican China: the case of Ch'en Ch'eng and Kuomintang."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29 no.4 (Aug. 1970), pp.835-850.

Defeat and Resurge: A study of Chen Cheng's extermination
campaigns in JiangXi (1931-1934)

Po-han Lin

(Graduate student,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Chen Cheng, an important General of Chinese military, is a man who won Chiang Kai-shek's belief. Chen Cheng went smoothly on his life of military. He graduated from Paoting Academy in 1923, and within seven years, he had promoted to general of army commander. In order to become Chiang Kai-shek's main force, Chen Cheng and his soldiers, the eighteenth Army, not only enlarge the strength but also defeated the warlords' troops on the Civil War in 1930.

Chiang Kai-shek tried to attack the Communists in China from the end of 1930, but the results were not so successfully. According to this reason, Chiang Kai-shek planned to use a strategy to win the battle, that is, to put Chen Cheng's eighteenth Army on the attacking activity. Unfortunately, the outcome of extermination campaigns was frustrated. In 1933, eighteenth Army was even conquered and faced what they have never faced before. What's worse, Chiang Kai-shek pointed out this failure as 'the only thing he sorrows in his life'. Since then, Chen Cheng become the loser who had to bear the severely criticisms from his fellows

The failure of extermination campaigns could be seen as the first frustration on Chen Cheng's military servicing life. First, how did Chen Cheng cope with

the pressures from the failure of extermination campaigns, criticisms and the expectation of Chiang Kai-shek ? Second, how did Chiang Kai-shek resolve this military frustration and how did Chiang Kai-shek handle the situation that Chen Cheng caused ? And how did Chen Cheng re-acquire the confidences from his fellows and juniors?

Therefore, the failure of extermination campaigns not only cause eighteenth Army lose their confidence but also lead to the demotion of Chen Cheng. However, it is easily to find that this failure could be regarded as a turning point of Chen Cheng's military life. After this failure of extermination campaigns, Chen Cheng had a rapidly raise on his career. Apart from expanding the military strength, Chen Cheng also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field of KMT and polity. Thus, the experience from the failure of extermination campaigns is really a key point on Chen Cheng's life.

Key words: Chen Cheng, Chiang Kai-shek, Eighteenth Army, Extermination Campaigns, Officers Training Regiment.